

孔学儒术

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

周月亮 著



中国哲学的智慧
境界宏阔、气魄高洁
禅宗、心学、道教……
皆清人耳目、发人深省
可以相亲

早期儒学及其演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孔学儒术

——早期儒学及其演化

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

儒

周月亮 著

主 编:葛兆光
组 稿:瞿洪斌
责任编辑:海 惠
封面设计:西 里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仅限中国内地销售

孔学儒术——早期儒学及其演化
周月亮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 编:650011
番 禺 市 印 刷 厂 印 装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00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222-02125-6/G·237 定价:10.5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1996—010

目 录

孔子的“穷讲究”精神·····	(1)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6)
颜回与子贡 ·····	(11)
安贫乐道 ·····	(16)
卑以自牧 ·····	(21)
中庸至境、高处不胜寒·····	(26)
小人无忌惮 ·····	(30)
乡原与狂狷 ·····	(33)
儒家八派 ·····	(37)
孟子仁政无敌论 ·····	(41)
倡王道、主仁政·····	(45)
人性本善 ·····	(49)
王道一统天下 ·····	(54)
浩然正气传道统 ·····	(59)
荀子谈兵 ·····	(63)
援法入礼 ·····	(68)

孔学儒术

初具规模的儒术	(73)
君道本位在民	(78)
劝学——为学之义	(82)
《大学》:儒学宣言	(86)
《中庸》:学为君	(91)
礼:根本大法	(96)
《礼记》:以义释礼	(101)
《吕氏春秋》今犹在	(106)
儒道法同舟共济	(112)
“柔顺取容”的儒生	(117)
汉初无儒相	(122)
天才政治家贾谊	(128)
武帝独尊儒术	(134)
董仲舒的《对策》	(139)
《春秋》大一统	(144)
公羊家法	(149)
微言中求大义	(153)
道德律令——仁义法	(158)
谀儒的儒术	(165)
缘饰与游戏	(171)
官学化的代价:先杂后俗	(177)
经典教育	(184)

孔子的“穷讲究”精神

《论语·乡党篇》素被视为孔子的行状，也的确勾勒出了一个守礼君子的方方面面。因是可信的“第一手材料”，便一直相当于权威部门的“纪录片”而传播着。就这部片子所看到的而言，孔子居然是个“恂恂如”“黯黯如”的小职员，是个迂腐可厌的“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的教条主义者，是个随时都在有意识地保持自己形象的人。很难相信这一个“穷讲究”的人怎么可能是个“志于道”的理想主义者。这固然是礼教圣人的标准模式，但仅凭这点，他绝对不会成为令后人景行仰止的“至圣先师”。

《史记·孔子世家》才算完整的正传，司马迁以《论语》为基本，化议论为叙述，间采其他经传，突现出一个明确的“素王”形象；孔夫子绝非一个理想主义空谈家，

而是一个存雄有术、有体有用的“良相”、帝王师；不但是一个善于改造自己的圣贤，还是个能改造世界的英雄：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价），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

以至于“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

但是，那种“穷讲究”精神使他因季恒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而离开鲁国；因卫灵公好色胜过好德而离开卫国……。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终被人讥为“累累若丧家之狗”，更有意思的是，孔子听后却“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他有宰相之才而终甘当丧家狗，并且当得不怨天不尤人——“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孔夫子的脾气，也是孔子开启的中国纯正儒生的一个传统：士志于道，行己有耻。

自“禹传启，家天下”以来，中国就成了世界最大的“老板制”的单位，宰相以下皆是“打工仔”。随着社会变动，士由贵族降而为“四民之首”，开始了“待价而沽”的生涯，形成了“学成文武艺，赁于帝王家”的供销关系，

这些待后面细说。且说要算中国第一士的孔夫子(事实上并不是,只因孔子具代表性,姑且这样说),为什么要在宰相与丧家犬之间选择后者?简言之,就是“穷讲究”,不肯无耻。

先说这个“穷讲究”。他所讲究的正是他所志于道的形式——礼,他之“穷讲究”正是在“证道”呢。今天,我们已无法感受孔夫子循礼蹈节的体验了。因为,人性是个开放系统,有千年如一日的內容,也有日新月异的内容。而且我们这里只说孔夫子的脾气——他的“穷讲究”精神,这份精神已不是“席不正,不坐”等在细节上守纪律的问题了,它超越了具体,上升为一种“以理抗势”的精神、尊道不尊势的态度。在道与势不一致时,出处成了大节。这里包含一个纠缠性的难题,跟随孔夫子多年的子路深有体会:明知道行道是不可能的了,但不出仕又是不符合君臣伦理的(《微子·子路从而后章》)。但事无道之君又违仁害义。这事实上是礼的形式与内容发生了矛盾(孔子周游列国以寻求解决,却不得不退回书斋从理论上来解决了),而且儒家强调弘毅进取,以济世救民为己任,不出仕,何以兼济天下?这样的大节问题不讲究就易滑向“苟取”。沦为苟取,手段就异化了目的,到手了也变味了。所以,必须“穷讲究”。孔夫子讲究出了一个可操作的、落实到做人上的标准:不

能无耻，洁身以进，洁身以退。

孔子以国家政治黑暗，还当官领俸禄为士之大耻：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
谷，耻也。”

（《论语·宪问》）

《论语》里面，这种意思的话重复多次，也许不是编者不慎，而是孔夫子年年讲、月月讲的缘故。它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所以，邦无道，就必须“卷而怀之”。而且孔子为什么对颜渊评价那么高，原因之一就是 he 看透了，他那一彪人马中，能够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只有他和颜渊（《论语·述而》）。惟修养到这种境界，才能居陋巷不改其乐，才能甘当“丧家之狗”，并昂起高贵、智慧的头颅。

为什么邦无道，还当官领俸禄就是无耻呢？这涉及到儒家一项基本原则，即著名的“义利之辨”。如见利忘义、舍道趋势，便背叛了士的基本品质。《论语》里面贯穿着一个与“仁”相表里的“何为士”的主题：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
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曾子语）

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就叫“志于道”，是士的总纲。孔子分别针对不同的学生阐述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士，中间有不少细目，但“行己有耻”是前提性的要件，它如“言必信，行必果”是很次要的（《论语·子路》）。孔子已看透了执政诸公均是既得利益者，见识庸凡、胸襟狭小的“斗筲之人”，他们不入流、不足恃——“何足算也！”真正能够弘道的社会力量只有不属于任何特定阶级的“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士了。明白了这一点就能体会孔子听人家说他是丧家犬那种欣慰的笑意了。明代可入圣徒行列的吕坤颇得其中三昧：

以时势低昂理者，众人也；以理低昂
时势者，贤人也；惟理是视，无所低昂者，
圣人也。

（《呻吟语·应务》）

孔夫子这副倔脾气本能令后代的“老板”们尴尬、难堪的，可是却被利用了去；本能使倡言君尊臣卑的后儒以“形击”的，却被歪曲了去；惟给“死守善道”的纯儒提供着恒久的启示。

圣凡之别在于能否将理想坚持到底，孔夫子到了悲慨“将乘桴浮于海”的地步，还“穷讲究”：“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史记·孔子世家》）——他要坚守士的“自由身”。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孔夫子恪守行己有耻原则，并不相当于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孔夫子只是主张“事君以道”，道不同则不相与谋。卫灵公问他行军布阵之法，他说我只懂礼仪——“俎豆之事”，并且次日就辞行了（《论语·卫灵公》）。他再次返回卫国，国君也真想大用他，他也跃跃欲试地要从“正名”入手来一番治理整顿。可是掌实权的孔文子却跟他请教攻打太叔的谋略。他只有“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正好鲁国“以币迎孔子”，他便返回阔别十四年的祖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鲁国之所以要隆重迎接孔子回国，是因为他的学生冉有刚帮季康子打了一场胜仗，季康子问冉有是天生的会打仗，还是跟别人学的？冉有说是跟老师孔子学的，季康子请回孔子还是为了策划战争！（《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最憎恶暴力残杀，尤其憎恶这种“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他相信善人连续施行仁政一百年，就可以削除暴力残杀（《论语·子路》），可是那些军政寡头们都在忙着搞兼并战争。他周游列国不能行其道，只有放弃“道行”这一路，退而授徒编书以保“道尊”。

孔夫子的“道”体大思精，但贯穿着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讲求公正合理。执政的人要直道治国，保持社会公正（“政者，正也。”“公则悦”）。每一个人都要活得正派坦诚（“人之生也直”）。世界应该按照合理的原则和谐运行，不能听任各种力量混乱冲撞。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个“秩序派”。他认为最好的秩序就是周礼了；而且他相信，即使现在不能恢复周礼，百年以后也会“继周者”（《论语·为政》）。

他选择周礼既不是盲目愚昧的，要保持旧习惯，更不是由于他是没落贵族，要复辟。因为他在旧秩序中过的是卑贱生活（“少也贱”）。按阶级论说，他该反对周礼，追求翻身得解放。孔子的选择是文化人选择文化形态的那种“文化选择”，是一种理性的态度，追求的是道义，而非功利。他常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是这种心态的最好说明。不管孔子学说的历史作用后人怎样评价，它洋溢着“大公至诚”的宗教情调则是不争的事实。

他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最高的理想境界，是比“仁”还要高的“圣”的境界，连尧舜都不大可能做到的（《论语·雍也》）。一般的治理国家的策略，无非是刑罚和利诱。孔子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有后遗症，是以败坏人性为代价的。

他希望有一个“好人政府”，执政者身正德高，具有“不令而行”的影响力，像风吹草一样化治天下。这不仅要求执政者“先之劳之”，不知疲倦的带头工作，还要体现出礼义的合理原则、道德力量，能公平分配，举贤任能，使人们安居乐业，“近者悦，远者来。”在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后（“富之”），注意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教之”）。用礼义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使各类各级的人都各得其所，忠恕安身，相亲相敬……，由小康臻达大同。

孔夫子向世人描述的“礼的世界”是一片乐土，内外和谐。但要进入“礼的世界”，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区，还是个人，都得要遵循一套规范。而人们对规范本身很难自觉遵守，却极易误解、歪曲，甚至践踏。礼的规范性固然有制约力量，但它没有强制性，本身就排斥杀、罚一类强制性手段。怎么办？只有首先说服那些执政者制定保持一套良好的体制，再教导所有人去自觉遵守。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循环；只能靠思想观念解决问

题。而儒家也是位于此：在庙堂则制礼作乐以美政，在民间则兴教化以美俗。

儒者所能做的也只是理论工作，所以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说孔夫子太迂了，正名能解决什么问题——就像许多务实的人瞧不起务虚的人一样。但孔子并不这样认为，他以为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混乱，归根到底就是名实舛错，做国君的不像个国君的样子，做臣子的不像个臣子样。所谓的“正名”就是厘清标准，统一认识，便能起到端正思想的作用，从而能使正确的意图不走样，贯彻执行：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

孔夫子的正名工作，其实主要是针对掌权人而言的。他认为“子欲善而民善矣”。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可是最能误解孔子思想的首先就是那些领导人，他们专捡有利自己的一面来发挥：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

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齐景公这样想问题，本身就是个只“见小利”的国君，孔子就需要向他阐明“正名”的意义。孔子另外讲过：“见小利则事不成。”孔子反对这种片面的予取予夺，礼的本意就是合理、均衡。有若跟哀公讲的话，才符合孔子的本意：“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当子夏说礼乐产生在仁义后(“礼后乎？”)时，夫子大为欣慰(《论语·八佾》)。以仁释礼，的确是孔夫子的贡献，也是孔学的生命线。孔夫子“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道德治国论，坚持了一种伦理高于历史的立场。这使孔学的人文精神经天贯地、地久天长。

孔夫子在“道行”与“道尊”不能相合的矛盾中，采取了“施于有政”(《论语·为政》)——通过道德教育影响政治——的方略。这个立场和孔子的一系列言论就形成了后来所谓的道统。王朝有兴替、儒学有盛衰，但这个道统不灭不绝。

“天将以夫子为本铎”(《论语·八佾》)。信夫！

颜回与子贡

大规模的私人办学，孔子是中国第一人。儒家学派就是在办学中创立起来的——一部《论语》就是答弟子问。然后他的弟子再下传其学生，孔门学风遂遍传寰宇。

孔子办私学，走自由思想家的路，不为哪一家政权服务，办学的宗旨是弘道，所以他坚持“有教无类”，开展平民教育。他的弟子除了南宫敬叔、孟懿子是鲁国贵族子弟，差不多都是贫寒之士：颜回居陋巷；子路食藜藿，百里负米以养母；曾参亲自耘瓜地，母亲是个织布妇（《说苑》卷三）；子张是鲁之鄙人（《吕氏春秋·尊师》）；闵子骞曾穿芦衣为父推车。最富的是经过商的子贡。不管十条乾肉（“束脩”）到底价值几何，孔子反正办的是平民教育，与贵族官学不但阶级属性不同，而且思

想倾向也大不相同。他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我不试,故艺”(《论语·子罕》),表扬从学三年,不问“谷”(找工作,要工资)的学生。尽管学生的出路可能是“赁于帝王家”,但孔子并不以给官方训练服务人员为办学宗旨。

他推行的是通识教育,开“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门专业以培养通人,尊德性、道问学合而为一。具体的教学方式可能是漫谈对话、随机点拨,“心理暗示”、循循善诱。年龄比他只小九岁的子路还经常跟他开玩笑,敢问一些旗帜还能打多久之类的问题。但夫子自言,自从有了子路,没有人能当面骂我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尽管子路对夫子最忠诚,但夫子认为子路好勇过我,却“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不能很好地体现夫子的文化品格。真正成了孔学范式的人物是颜回与子贡。颜回是孔学之内圣境界空前绝后的样板,子贡则是孔学之外王倾向的杰出体现者。如果二人能合而为一,当能成为胜于蓝的新孔子。这两个人对孔子的依恋之情由经验而超验,近乎宗教情怀了。颜回说“夫子在回不敢死”;颜回死后孔子仰天长叹:“天丧予,天丧予。”这已成为耳熟能详的佳话,下面从《史记·孔子世家》中抄一段,以见子贡与夫子的情谊: